

## 中歐風雲

黃廷英

原文題目 The Crisis in Central Europe 爲 Professor R. B. Mowat 所作，見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一九三八年四月份十九世紀雜誌第三九四頁以下。

近五年來世界歷史上最足驚人的事件是德國國力的恢復。二十年前當德國於戰後成立韋馬共和政體 (Weimar Republic) 的時候，德國是一個衰弱不堪的國家，現在已一躍而爲歐洲一等的強國，今昔比較，真不啻有霄壤之別！德國在近五年來武力發展之速，除了七十年前德國在俾士麥領導下所得的成績粗足比擬外，歷史上很難找得到同類的史實。俾氏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一年領導普魯士作了三次的對外戰爭，把德意志帝國建設成功，於是傾向於維持歐洲的和平，致全力於整頓內政，直至一八九〇年他下臺的時候，還是如此。俾氏死後，歐洲的和平還延長了二十五年的光景，至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和平才無法維持。現在很多人也有着同樣的觀感，以爲希特勒自一九三

三年上臺後所幹的一切強橫行爲，正同俾士麥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一年所幹的一樣。現在我們要問：是不是希特勒一陣蠻幹之後，也會學着俾士麥的步趨，自後傾向於維持歐洲的和平呢？具體些來講，是不是希特勒這次併吞奧國之後，會從此放下屠刀，不再幹擾亂歐洲和平的事情呢？

我們不能如此樂觀，希特勒在每次事變發生的時候都會有着傾向和平的表示，然而都沒有人誠心接收。當一九三四年初，希氏的要求祇希望德國正規軍恢復到三十萬的數目（自然各國也須採取同樣的限制），空軍的力量等於法國的一半，然而當時法國不肯接收這項建議，於該年四月十七日竟直接加以正式的拒絕。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氏再提出十三項要求，也沒有獲得英法同意的答復。正在這個時候，意大利因爲侵阿的關係，被國聯執行經濟制裁，於是德意日益接近，柏林羅馬軸心因而成立了。

在一九三七年與一九三八年交替的時候，雖然西班牙和中日的戰爭仍在繼續着，但大部份人對於歐洲的政局，都表示樂觀的態度，以爲歐洲情形隨着歲運的更新漸呈進步的氣象。英國首相張伯倫，外相

113460

艾登、捷克總統邊尼士在新年來臨的時候都會有過樂觀的表示，同時哈里法斯去年十一月訪問柏林，德法去年十二月間的談判，本年一月二十六日齊蘭對於國際經濟調查的報告，以及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向國會的演說，在在都現示着一種樂觀的空氣。當時誰也料想不到歐洲的政局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惡劣的變化，正當哈里法斯在英國貴族院與高彩烈地演說保證歐洲和平不致發生危險的當兒，英國內閣即起了暗潮。首相張伯倫和外相艾登因對意政策觀點不同，結果素以主張集體安全 and 對法西斯集團不妥協的艾登不得不拂袖而去，於是主張與德意接近的哈里法斯就為張伯倫內閣的外相了。歷史家將來會承認德國於三月間所以敢毅然決然地實行併吞奧國的企圖，其主要原因可說是張伯倫放棄艾登的主張，對德意太事妥協所致。這點我們可以用事實來證明：德國三月十一日向奧提出要求，十二日實行侵略奧國，可說不是事先預計着的行為，因為如果這些事件是預先計劃的，希特勒不必在二月十二日與奧總理許士尼格會晤，以及於十五日還與奧國訂立一條協定了。

其實，德奧合併，早在我們預料當中。大戰後凡爾賽條約硬將以前版圖廣闊的奧大利帝國削成戰後地狹民衆經濟絕不能自立的奧國。奧國的人民大部份是日耳曼民族所組成他們的經濟機構與德國發生密切的聯繫。所以德奧合併早已公認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即英法兩國朝野人士近年來對此也默然承認事實上的需要。至於合併後，奧國

人民是否在德國統治下，更為快樂，那就要看德國是否能夠維持和平以爲斷。

以上所說，不是贊成德國在目前併奧以及德國所採取的斷然手段（如反對許士尼格主張的公民投票，公開破壞凡爾賽條約及國聯盟約，與武力侵佔奧國等等）。我們的目的是在指出英法人民對於這次德國併奧的事變所以態度如此冷淡輿論也沒有怎樣激烈的反響完全因為英法朝野早已承認事實的需要，以及一般民主國家愛好和平不願作無謂犧牲的緣故。很多人早已看到凡爾賽條約中好幾項不公平的條款遲早是會被修改的。這種修改如果不能以合法同意協定去解決，一定會被受害的當事國以單獨的行動宣告廢除的。所以當德國的軍隊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開入萊茵地帶即法國一般智識階級亦都沒有表示如何了不得的驚奇。現在德國將奧國併入版圖之內，英法兩國輿論界也沒有怎樣的反響。總之，我們眼巴巴看着凡爾賽條約所加於德國的一切束縛一項一項地消滅淨盡了。

自從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來，大家都在討論着和希望着歐洲的一切糾紛可由協商的方法去解決，所以大家都盼望着來一次總解決的協定。然而自從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以後迄今五年有餘，不說沒有這種協定出現，甚至沒有人去討論這種協定的可能性。和平是各民族和各個民主政府所切望着的東西，同時牠也爲獨裁政體的國家所注意。因此，我們不妨簡單檢討一下目前存在着關於維持和平

的勢力及目前可以利用來增進歐洲秩序的機關。

第一種當然要算國聯會了。國聯會目前雖然沒有德意的參加，然仍不失爲一個強而有力的結合。因爲國聯會會員國（即使祇是歐洲會員）如果能夠精誠合作，則她們的任何共同行動都足以在世界任何角落裏操縱不少，動質上和道德上的力量。當然我們要承認盟約第十條及第十六條關於保證會員領土完整及制裁侵略的方式現在設法實行，但是盟約裏尙有很多條款規定情願合作的方法，這些條款如果能好好地利用，未始不有裨益於和平。有人以爲這種合作的方法，不一定要國聯會這個機關才可實行，這種批評未免沒有看清楚國聯會的好處。通常召集國際會議，手續甚麻煩而且遷延時日，爲什麼我們不利用現存有固定性質的國聯會呢？況且經驗告訴我們，國聯會是一個辦事很有效率的一個機關，牠有精密的組織，專門的技術人才，而且對於召集國際會議及簽訂國際協定有過很豐富的紀錄。英國著名政論家邱吉爾曾於本年三月間說過這樣幾句話：『若有幾個國家肯真誠擁護國聯盟約同時能夠結集起來在英法兩國領導之下成立一個反對侵略互助的協定我相信目前歐洲的情狀雖然混亂不堪，然尙不至無法收拾的絕境。』

113461

其次，英法兩強協商也是目前維持歐洲和平的一種保障。這種協商根據英法兩方負責人的表示，已逐漸演進變成同盟的關係。這種結合目的是在維持和平，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這種和平傾向，結果

可以堅強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對於和平的信任因爲英法聯合起來所發出的物質力量，不可容易加以輕侮的。

第三，小協約自從歐戰結束以後，這十餘年來已成爲維持中歐秩序堅強的堡壘。牠有憲章，有組織，還有共同對外的政策。在一九三七年末尾幾個月很多人表示懷疑，以爲小協約將從此解體，因爲當時南斯拉夫政府有親意與羅馬尼亞政府有親德的傾向。然而南羅兩國對鄰國表示好感，我們不能武斷地說是小協商的破綻。相反地，這種睦鄰的政策正足以加強小協商的勢力。波蘭雖不在小協商範圍之內，然而波蘭政府始終與牠沒有發生過衝突。照去年的情勢觀察，匈牙利還有與捷克合作的可能。最近因英意協定的成立，意國也逐漸放棄武力侵略中歐的中流底柱。最近因英意協定的成立，意國也逐漸放棄武力侵略中歐的野心，而有與有關各國維持該地域和平的意向。

最後，歐洲聯合組織的觀念，自從上世紀初年維也納會議時候起，常常還存在人們心目當中，認爲維繫歐洲和平一種不可思議的潛勢力。其實，在上世紀曾經有過一個由五個強國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後來意大利統一，增加至六個強國）盡了不少維持和平的努力。歐戰後，國聯會應運而生，才把這種歐洲聯合制度推翻。然而因事實上的需要，到了一九三〇年法國著名外交家白里安氏還建議在國聯會組織之外應該成立一個歐洲聯合委員會以處理純粹關於歐洲的事務。到了一九三三年，意相墨索里尼建議給當時英國首相麥唐納要求成立一

113462 種四強公約以運用國聯盟約第十九條關於和平修改條約的方法。麥氏當時即接受這項建議親往羅馬討論此事，後來德法政府也同意接受這項建議，於是四強公約正式簽字（雖然沒有正式批准）。自一九三六年洛迦諾公約被人破壞以後英國政府曾屢次表示要使法德意三國政府與英國政府共坐一堂，設法組織一個新的洛迦諾系統，或者制定一條四強公約。現在正是時候呵！

## 二

### 公經濟與私經濟

鄭允恭

本文原名 Political Economy versus Individualistic Economics 載在美國經濟雜誌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一九三八年三月號中，著作人係賴斯德 (Richard A. Lester)。

經濟學上謬誤的結論有種種原因，本文只論經濟謬論的一個淵源，就是把只合於特定個人，產物或事業的結論推而用到一般社會。現今關於國家政策，經濟學家可自由獻議。經濟學上謬論的淵源更加值得注意。

通觀經濟學之發展，經濟學家每易落於一個窠臼，從特定事例推演到一般情形，好像對於國民經濟之一部分健全而適宜的政策，也是最適於全國的。這種推理的結果，每似健全，因為與日常經驗的教訓相符，在俗人看來，只是常識罷了。近時經濟學家每將適於私經濟為不必

適於公經濟的政策獻於國家，也許爲了這個緣故。

經濟學上從特別推到一般的企圖引起許多謬誤，有不少例子可以證明之。首先要引用的例子包含著經濟學家認為宜於個人為不宜於國家的政策。

大凡十分困窘的人無不知道如果有更多的錢便可解決其經濟困難。因為推己及人，自然假定著如果有更多的錢，國家的經濟困難也可解決的。國家之經濟困難，在他看來，只是國民全體困難的集合。對他自身問題的答復，在他看來，是對於他人所受同樣困難的答復，就是，都該有更多的錢。所以假定說：如果政府或銀行增加全國通貨之供給，國民金融上之困難會消失的，這不是最自然的嗎？

重商主義者相信：積集大量貨幣，國家也可以致富，如同商人一樣。是以務使售出總量超過購進總量，俾得有利的貿易差額。然而現今經濟學家公認重商主義的政策即令對於商人是對的，但國家不該企圖採用之。

現今公認在同一事業中之生產者或銷售者可以限制生產或供給而致富，如果對他們的生產品之需要是沒有伸縮性的話，然而沒有一人會說有種種不同的生產業的國家可以應用這種限制政策而提高其生活程度的。特別限制或許有助於特別集團，一般限制會不利於全體的。

在一個銀行家看來，銀行只可在收到現金存款或準備金之限度